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三

鳴鶴堂文集十卷 任源祥撰

一

鈍齋詩選二十二卷 方孝標撰

一九三

陋軒詩十二卷陋軒詩續二卷 吳嘉紀撰

四二一

西山集九卷 張能鱗撰

六一

序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於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摹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雖多瓌璋魁傑沈深峻峭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概見宜與任王谷隱君子學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氣而又深於古人之法壬子春予同客毘陵陳椒峯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劇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生平好侯朝宗文今觀子殆勝之

魏序一

也予往讀朝宗壯悔堂集見有與任王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遺稿序固心識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朴魯終夜訥訥以爲鄉三老挾兔園冊來者爾旣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丘邦士邦士予姊婿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之姿文學爲吾黨冠然土木形骸人不識以爲村老少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踟躇面發赤不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士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深理當有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入獨與王

谷深相引重朝宗之人與文則甚相似予每讀朝宗文如當勁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領淺薄少有當于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然朝宗使不早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與王谷才皆不及朝宗而王谷論旨醇正足以相爲勝王谷好學不怠其進于古作者無疑予則瞠乎後矣王谷謬許予予其何敢以爲然慈谿有姜宸英者予愛其文與朝宗並王谷他日相見其毋交臂而失也同學弟寧都魏禧拜撰

魏序二



序

士懷才不遇孤憤幽憂落魄呼天齋志入地苟無文章以自表見則亦骨縈蔓草塵化空棺而已後世誰知者蓋當其輾轉侘傺仰面屋梁而著書也聚精方寸之中神遊八極之外雖日月逝而體貌衰忽然與萬物遷化乃其生平英華之所發昭垂於簡編則常若有靈物護之不可磨滅者此曹子桓所謂年壽榮樂皆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也嗚矣任君王谷高才文章矯矯吾鄉侯子朝宗遊江南遂與君定交贈序畧曰銅棺兩湖

宋序一

一吐其奇而生任子任子曰歌且嘯焉於銅棺兩湖之側吞吐摩盪樂已極矣然則又必如何而後謂之得志哉無何朝宗沒於家君千里赴弔因交賈徐二子及予皆恨相見晚時順治戊戌歲也君貽予詩及文距今四十七年宛然如昨君在時賈徐二子相繼淪亡曾不幾時而君亦鬱鬱無聊老且死矣悲夫悲夫古之人窮不得志而徒相損心腎雕琢詞章何自苦爲亦斬人亡言存與古今英奇爭身後名耳陸平原臨亡嘆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感

以此爲俟稽君道因言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噫彼皆所業未竟尙有人焉成就之况君遺文具在哀然成集余旣與君雅故又承乏建牙茲土君之友罕有存者而予獨歸然靈光若不爲君表章之倘久淹篋衍鼠蟬耗蠹冥冥之中負吾良友予滋懼矣遂亟爲序之付君之孫光國鍛諸梨康熙甲申余月雪苑同學弟綿津山人宋榮拜撰

宋序二



序

余成童時側聞鄉先輩能以詩古文自樹接當世賢士
大者三人曰陳其年任王谷暨吾家韋人常人居最
近間嘗過從至今猶憶其彷彿若任陳兩先生其容貌
詞氣向固未之識也已而家常人以窮死王谷先生亦
卒不得志鬱鬱以死獨其年官禁近其道光顯湖海樓
諸集爲世所耳目嗚呼生才實難而才之生又有幸不
幸觀三人者之顯晦跡殊亦各遭其時數然也申酉間
王谷先生始克以歌詩行世更十餘年其孫光國又將
蔣序一

彙其遺文以傳先是寧都魏叔子先生序之今宋大中
丞榮及吾師儲在陸先生欣繼序之而屬予以校讐之
役仰惟昔賢如中郎授書於王粲子雲嘆奇於桓譚皆
以後學承荷曩哲苟老成凋謝而網羅放失以推闡褒
崇其業亦後死者之責也况里居相接往者向慕之勤
且久而又悲其不幸如余於先生者乎遂序之曰先生
自言爲古文法史漢不及而頗近於唐宋諸家旨哉法
史漢而後近於唐宋而世之剽竊史漢菲薄唐宋與眞
實規撫唐宋者皆過也先生原本經術根極性命蒼萃

古人而取其長以著之於文讀之者見其樸茂淳茂
以想其爲人而寧都魏叔子之言曰王谷貌於管終
訥訥意謂不稱其文然歐陽率更貌寒癯而書絕勁利
可畏司馬相如楊雄口吃而善著書吾幼時見家常人
口亦吃古今已事皆然也何必先生且其間故有絕相
肖者吾嘗讀湖海樓集如劍拔弩張光芒不可逼視鳴
鶴堂集則俯仰有度盤辟靜好後之人雖不及見其容
貌詞氣亦可以識其概矣然先生以彼其才交當世賢
士大夫不少而終鬱鬱以死死而其文曾不遽顯而需

蔣序二

之十年又需之十年始稍稍著見於世豈固其理哉抑
亦有時數焉而予又以惜吾家常人遺文多放失詩亦
僅有存者而卒無力以張之且未卜異日之果不終滅
沒否否爲絕可嘆也而先生之孫獨能光昭乃祖之遺
緒又得當代大人先生拂拭出之令不與蟬蠹俱盡謂
非不幸之猶幸者與

康熙甲申復月同邑後學平川蔣錫震拜撰



序

昭代人文屈指可數雪苑盛于北而侯朝宗爲之雄金精盛于南而魏冰叔爲之冠由雪苑而北則有陽曲傅公由金精而南則有番禺屈氏此雖號勝國遺民而長林豐草之中霜濡多矣固皆昭代之人文也當侯魏盛時若晉楚之分霸南北而吾邑任王谷先生屹然中立北交侯南交魏郵書訊問千里切磋當是時同里陳其年先生以才名震耀一世而王谷亦與之並轡而馳其年綺麗王谷簡淡其年才氣橫軼類侯王谷樸茂嚴密

履序一

類魏然侯公揚謂其年輒推尊王谷蓋識者自有真賞也自諸先生相繼徂謝而慈溪姜西溟馳聲海濱吾郡邵青門及儲在陸兩先生亦以古文辭叠主三吳壇坫在陸門下士多古學深遠者而吾舅氏畫山先生尤傑出遂崛起而奪南北之幟于是陽羨人文直與雪苑金精相埒然發覆之力王谷實首庸焉蓋古未有以窮而在下者操文柄也自漢唐及宋明以文章名世者或爲執政或爲侍從貴近之臣或司封疆千里之任其卽遭貶斥不得志然未嘗不光顯于朝譬如登高而呼故能

轉移好尚以一人開風氣之先獨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侯雖豪公子然未通仕籍若魏苦傳若邵皆與木石同居慈溪姜公年七十餘始登一第踰年而庾死其年年六十餘充鴻詞之選不數年而卒在陸先生年過六十始登賢書亦未挂朝籍而沒畫山先生年近六十甫入翰苑不旋踵而退休托命長鏡以老大率皆窮而在下者也王谷高才碩學與侯魏抗行而卒以隱絕終并不及姜公陳公輩稍霑祿位也然閭巷之士不附青雲而自著此亦一時之風聲好尚使然乎嗚呼可

履序二

識昭代人文之盛矣先生文集宋文清公巡撫江南欲付之梓其中州之舊交也以內擢不果孫光國族孫扶霞皆有志開雕而未果今閱數十年其從孫師塾鍾英外孫徐璜掇拾遺文捐剏之費而屬予第其先後校其僞訛因識數語以附諸先生序文之後

同里後學履源洙識



傳

王谷先生世居宜邑之篠里初各元祥後更源祥王谷其字也又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少卽工文章下筆數千言立就年十七應童子試日將午成五經七藝學使者嘆其神速曰此奇才也遂補博士弟子員既而以詩古文知名與四方賢人君子交游而同里陳定生尤相友善定生與貴池吳次尾梁溪顧子方共倡奮都防亂揭以攻阮大鍼者也乙酉留都潰次尾子方皆握節死定生伏處村舍先生亦棄諸生服以詩文自娛

傳一

而定生子其年子方侄梁汾及同郡能文士共邀先生爲國儀之社詩酒往還舟車絡繹而中州侯朝宗至客吾且與先生論文窮數十晝夜不休朝宗曰陳氏有世德篤生其年非關陽羹山水銅官兩湖之雄秀王谷當之矣於是郵書千里互相切劘不數年朝宗卒先生赴弔哭之甚哀而中州名彥若梁園賈靜子宋漫堂及黍邱陳簡菴彭容園等莫不望塵執御以得交爲幸未幾定生亦卒先生爲詩文哭之而蔣瞻武吳又鄴許墳友皆社中翹楚咸相繼卒先生作三哀詩且曰朝宗定生

卒失吾師蔣吳許三人卒又失吾友遂益落魄不得志

而率郝魏冰叔客游吳中先生與之遇於毘陵先生貌朴魯對人訥訥冰叔意輕之以爲鄉三老挾兎園冊來者既知其姓名又出其橐中文盡觀之冰叔乃大驚語人曰貌固不可相士彼神明內蘊致工也深宜雪苑侯先生高氣雄辨凌厲一世而獨與王谷相引重也予則瞠乎其後矣遂與之定交一日會飲於陳椒峯之警齋椒峯請記於在座諸君先生文先成諸君傳觀擊節冰叔亦爲之闔筆焉然先生雖與文人交實懷經濟才嘗

傳二

作錢漕塩馬兵屯諸議上下古今炯若觀火彭容園爲嘉禾司李先生客其幕治情理獄政聲特起先生有力焉其甥史紀夏以進士授安仁令先生蒞其署輔之亦以廉能稱先生論明人詩推何李文推陽明又嘗與黔齋湯先生共講陽明之學黔齋爲吳朗涵之甥朗涵與先生爲中表昆弟黔齋以舅氏稱先生而先生以弟子禮事黔齋故於其學深有所悟以爲顏之卓爾孟之躍如周子之無極程子之天理王子之良知其歸一也性孝友伯兄早卒弟源遠死於丙寅之難每逢生忌日必

爲位以哭哀感路人吳又鄴其姊婿也既卒姊寡居家
貧子幼先生迎養於家撫甥如子既成立以女妻之始
返其舊居與其族兄夔州太守猗瞻建大宗祠夔州公
以鼎革不仕高風可挹而推尊先生令作祠規數十條
又乞記於梅村吳公至今任氏遵行之晚年與吳存齋
修縣志稿垂成而卒稿今散軼不全所著鳴鶴堂詩集
十一卷文集十卷行世

贊曰國初江左諸公承雲間餘習以辭章相尙若唐初
之王駱宋初之楊劉比肩而立故吾邑清才若吳又鄴

傳三

許埏友輩皆以哀艷之詞馳聲郡邑陳迦陵尤工其體
儷花鬪葉驅濤湧雲雨兼其勝獨王谷先生率爾下筆
似不求工者而淡簡高古直入韓歐門戶故能與雪苑
侯氏金精魏氏抗行此其卓然自立不隨俗尙爲推移
所謂豪傑之士與昔漫堂宋公巡撫江南覓其文捐削
刪之費未幾內擢坊肆沒其貲弁溺其原稿故先生文
多散軼今僅得文若干離爲十卷而已然先生嘗言徐
迪功外集出而才名頓減事固有多不如少者况先生
游修抱道不減黃憲徐孺子寧藉文章乎

同里後學瞿源洙撰



傳四

傳

息齋諱元祚字王谷別號善權子運族祖也吾族文獻

始稼軒諱亮次仰山諱亨次畏十諱景至息齋略脩矣息

齋學本陽明而不失程朱家法嚴肅整齊以根搜寔踐

為務時湯氏矯字世宗高頌復七法倡諸學者告息齋

以未達無欲之原恐昏散即附于根搜走作即乘于嚴

肅息齋恂然受之復以高子主平常字極親切確見道

之不可離則發憤忘食是平常精進戒慎恐懼是平常

涵養嗣後學益遠湯氏亟稱之為文初學六朝一變入

傳

韓歐再變浸淫漢氏而稷卨尤類孟堅與董以寧書曰

文以明道文而無當于道雖才華淹博不過如優俳傀

儡識者鄙之而是時論詩梁苑尊杜雲間細杜故與侯

方域書言漢魏曹王風流蘊藉去三百篇不遠六朝左

鮑陶謝神雋不失風雅杜甫磋砣少風流李白頗風流

終少蘊藉故止為唐音與陳維松書言人患才少子患

才多一悞于長吉再悞于艷體今婉轉流麗純乎初唐

然非得力杜甫不可杜甫厚重沉雄詩中之黃鐘也音

非黃鐘不君與蔣釜山書言李本國風杜兼二雅子尊

李細杜是以風細雅也又以王維壓杜杜自大王自精

然譬之樹磁斗拳曲貴乎山嶽參天者貴乎其持論不

詭隨如此宋漫堂撫吳日語人曰王谷詩綜百家文追

兩漢來游吾梁為壇坫長旋棹之日祖帳夾岸五十里

不絕舟送者蔽河商賈皆停轍避港一時風采可不謂

盛哉息齋有志經世謂三代之制屢變而漸滅殆盡始

不過苟簡趨一時利而遂以壞萬世之經今雖聖人復

生亦不能驟復要在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

人之意其論賦役謂賦取諸地役取諸丁明初天下無

傳

匿丁特其法以田為經以戶為緯其後積重在田置民

數于不問大失民為邦本之意欲救其弊莫若以戶為

經以田為緯戶有田者使自輸佃者使即田輸賦而計

所贏歸田主則變浮客為編氓游民無所容佃無役屬

之憂主無荒賠之累不用均田限田之擾而民數悉登

以田定賦以口均庸著令增丁不增庸則丁益多役益

輕賦益辦由是以保甲聯其形鄉約合之教行之久而

統攝聯絡上下維固即古之寓兵于農不難致也其論

以士謂唐虞九德周三物乃保舉之目書敷納以言重

制論秀辨才乃考試之法保舉而不考試以待大賢若
四岳之薦是也保舉而必考試以收中才保舉考試必
自學校始蓋人才不出于學則才不端不試之吏事則
才不鍊教官者儲才之本必精教官之選優其秩而重
其責成略仿胡瑗經義治事齋法更得如瑗者爲國學
祭酒以澄人才之源然後定辟署以練其用嚴保任以
杜其奸郡邑保任先責成教官外吏皆取諸學校教官
特舉升諸祭酒祭酒試而升諸朝國學保任責成祭酒
內部寺吏缺取諸國學或外吏之升者各官皆聽辟署

傳

三

既試其能又試其守本官特舉升諸吏部吏部試而升
諸朝若保其德行而德行有虧或才能或文學不符其
所保舉主連坐特舉全科餘以次降學校之保舉以肄
業試之甲官保舉以辟署試之則保舉考試合而真士
出矣其論漕運謂宜不用黃河皆推古法以合時宜實
可見之施行國初史紀夏令安仁紀夏息齋甥其條議
政績爲一時冠皆息齋所講畫也常語崔正誼曰切切
之懷不能無心世道偶有所見發而爲言上之不欲如
賈誼晁錯獻之朝廷次之不必如韓愈蘇洵投之宰執

不知者謂之策料知者謂之罪言而已息齋既無所用
于世乃退施之家吾族自宋南遷歷世二十始祖不祀
宗法未立倡議與蕪州公允淳四人聚米百石爲權輿
又三年勸捐又四年祠成中曰一本祀共祖及始分祖
以有列于朝有功于族者配左曰崇文曰文忠曰文正
曰敦行祀忠孝節義及長厚之一行者題其楹曰德厚
乾坤惟一本禮成萃渙可分堂前廳爲平家政講學之
所書其楹曰尊祖敬宗人心卽是天理同風善俗家法
本平王章前有門旁有倉有庫有厨有塾定宗職有宗

傳

四

子司灌獻宗長統卑幼宗正總大綱宗相贊家政宗史
掌簿版典禮儀宗課司出納宗直料舉不正宗幹奔走
庶務詳大宗祠記其處族政必斷之以禮義而行之以
和平雖貴不撓雖親不庇立法作則皆可傳後世平生
篤于友誼生死不渝明末阮大鍼以魏黨覲復起頗果
吳應箕陳定生留都防亂一揭幾陷大辟息齋皆左右
之嚴覽民等被難力拯救之寧都魏禧魏際瑞商邱侯
方域徐作霖賈開宗宋犖毘陵董以寧吳門錢禧吳應
箕同邑陳維崧蔣胤膚許肇篋吳湛皆先後定交以道

義相摩切蔣吳三人死爲作三哀詩運母許公女也言
童時見息齋懷懷往省疾至門聞許公已歿匍匐入捧
尸哭之慟是口旁人無不易容隕涕者邑令聘修邑志
持議不當立勲德一目周孝侯陳慶之徐文靖盧忠烈
宜特傳餘從類傳褒貶予奪具有史法却某某家幣但
附之文苑末數其恩遇至極云所著有鳴鶴堂詩集文
集

傳
啟運曰士處家國事皆視其學氣勝無爲也是時頗魏
侯陳諸子多氣矜公處其間恂恂爲碩果之不食運入

祠讀書楹語令人心廣氣厚想見其氣象又見其日記
中有學易語類堅確治教或不行輒自訟卽行亦自誌
過當處殆真能克已者湯氏寓書場以心無一事之謂
敬嗟乎無事豈易言哉學未臻此而易言之運懼厥焉
恐不若整齊嚴肅之猶可寡過也

族孫啟運撰



跋

昔先君子曾手訂息齋文集而叙之曰余幼聞人稱息
齋壽文既長購得之固異流俗然私心未厭又聞人稱
牡丹賦購得讀之猶竊以爲其異處正未脫明人習氣
後得闕典史盧中書蔣暉諸傳始大驚疑班馬不是過
後又得賦役制科諸議乃知息齋固具賈董才不徒以
文章名也息齋學本陽明然整齊嚴肅實得程朱家法
碩果留都防亂一揭息齋亦左右之史紀夏安仁治績
大都出息齋息齋固用世才不得志乃一施之族其建

跋一

宗祠定宗法皆秩秩可憲後世詩文特緒餘耳然古來
聖賢傑士凡後世仰其人者莫不尊其言詩文雖不足
盡息齋息齋何必不以詩文見也息齋少年文自六朝
入一變乃學韓歐晚則浸淫漢氏蓋每變益上矣息齋
自訂彙止六十首多晚年文盧忠烈堵牧遊諸傳不在
列宋漫堂選弁去闕典史盧中書傳祿議賦役諸篇存
者五十余廣爲搜輯至百有四十滋益多息齋常言徐
廸功外集出而名頓減天下事固有多不如少者然余
爲息齋族孫吾家文獻具在息齋片紙不忍遺存錄貴

備選擇貴精義固異也初族兄經菴權謀梓息齋詩文

詩已梓文竟未就宋漫堂命其孫光國梓之欽文及金

付金閭書賈會漫堂內擢光國遺疾卒書賈沒其金遂

弁集亡之余心痛焉復於其曾孫同寅搜得原草一帙

塗乙幾不可辨族曾孫稠搜得數首與余向所購參考

殊乖異古人塗易一字皆有深意余學未能窺息齋堂

與烏敢臆決為去留哉並存之以待能者是正云時蓋

在雍正乙巳年也手澤幸存翔志成先業而未逮今族

父更三暨弟清源等力謀梓之越一歲僣版成其為功

跋二

于息齋者固甚大而翔先君子亦應為拜嘉也乾隆丙

寅冬十有一月族曾孫翔謹識



鳴鶴堂文集目次

陽羨仕源祥初名元祥王谷氏著

同里後學瞿源洙自崖集評

卷一

制科議一

制科議二

制科議三

保舉議

職官議

銓政議

制祿議

賦役議上

目

賦役議中

賦役議下

錢法議

漕運議

屯田議

卷二

馬政議上

馬政議下

車戰

鹽法議

獻決議刑附

謫法議

經筵議

律呂

曆法

河洛

正史

觀風策二

卷三

與侯朝宗書

與侯朝宗論詩書

與蔣益山論詩書

與錢礎日書

與龔仲震書

復史尊之書

觀風策一

觀風策三

答陳其年書

與陳其年論詩書

與陸麗京書

與宋牧仲書

與史龔二子書

復陸麗京書

與史尊之書

與崔正誼書

與侯彥室論制藝書

與青際姪論錫類堂書

與周親翁書

卷四

南與諸子詩第一刻序

侯朝宗遺稿序

彭別駕詩序

與沈徵君書

與董文友書

與吳梅村乞作宗祠記書

致吳存齋論修縣誌書

陳簡菴詩集序

西園詩集序

涵水王生詩集序

陳其年戊巳詩序

夢墨軒新集序

植木齋詩集序

侯朝宗制藝遺稿序

倪涵谷文序

陳定生山陽錄序

蔣衷衎通鑑類輯序

卷五

楊修齡詩集序

黃丹素詩集序

潘均範詩集序

毛慶遠詩餘序

俞恭藻文序

讀墨小序

五倫翼訓序

山川志小序

贈彭容園序

種菊序

朱司理壽序

仙源李秋鶚六十壽序

中表吳明涵孝廉六十壽序

代史甥壽叔序

蔣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任母談孺人壽序

茅圻許氏家譜序

送故令王君序

代成相國壽潘使君序

周文夏侍御壽序

徐君旭六十壽序

建平韋氏家譜序

中巷余氏家譜序

重修家譜序

邱壠志序

重修張將軍祠序

募造圓龍閣前殿序

募修寧陵縣茶菴序

募成徐舍大橋序

卷六

佛論

漢武帝擢公孫弘論

田叔論

張安世杜延年論

用汝作霖雨說

願園說

警齋記

汝廬記

龍虎山記

芙蓉湖記

目四

又

桃葉渡記

龍池山志

卷七

何少司馬傳

盧督師傳

堵文襄傳

吳文忠傳

閻典史傳

盧中書傳

黃兵部襄赤傳

吳嗣之傳

蔣暉傳

許肇篋傳

楓隱先生傳

蔣餐豫傳

夢州公家傳

屠節母傳

鍾節婦傳

烈婦海氏傳

宋烈婦傳

亡室蔣氏傳

卷八

陳定生處士行狀

叔祖畏十公行述

先考立俞公先妣許孺人行狀

三弟涵生行狀

附傳

祭陳定生文

祭侯朝宗文

祭姚若侯太夫人文

祭長姊史母太孺人文

目五

卷九

疑塚議上

疑塚議下

俞山丘壠志

大宗祠述

祠堂議

陳椒峯小像贊

魁星贊

陽羨茶

詩備

賓社盟言

梅花社小引

會業引言

篁嶺谷上梁文

討馬吊檄

賀元旦

藩司

公座

臬司

元旦 鹽道

又 臬司

燈節 臬司

年節 學道

燈節 藩司

又 嘉興府

傲古連珠

卷十

丙午夏致湯世調書 附世西復書

丁未秋再致湯世調書

息齋日記

目六

鳴鶴堂文集卷之一

陽羨任源祥 初名元祥 王谷氏著

制科議一

自古制科取士不越保舉考試二法。蘧軾王世貞之論，各有所主，而愚謂二法相損。古之道也。虞制科曰九德、九德者，保舉之目也，而敷納以言，非考試乎？周制科曰三物、三物者，保舉之綱也，而論秀辨才，非考試乎？漢制科曰孝廉、曰賢良、曰茂才、曰明經，此保舉之科也。既由保舉而進之，天子、天子廷策而用之，後漢保舉以不試生謗，故尚書試牋奏，試家法，太抵保舉而後進考，試而後用，保舉而不考試者，有之；不保舉而考試者，未之有也。保舉而不考試，以待大賢，非常之人，保舉而考試，以待中材，古制科之法如此。隋唐以來，專用考試，不復由保舉以進，專論文藝，不論德行才能，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薄矣。考試至於嚴兵薦棘，更至於糊名，至於搜檢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愈薄矣。士貴廉耻，重始進古之始進先之以禮，申之以義，所以養廉惜耻也。今不復言禮

鳴鶴堂文集

卷一

義廉耻而專以不肖防之以不肖防之而彼適以不肖相嘗不亦險乎順治丁酉按誅主司若而人流竄獲雋若而人因著令科場關節比之十惡不赦之條嗟乎賓興大典其敝乃至於不赦可謂極矣語云物極必反自隋煬帝廢保舉專用考試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流弊已極則窮變通久而復行保舉此始其時歟雖然昔之復保舉者亦有之矣唐楊綰等復保舉未幾寢廢宋司馬光復保舉未幾而罷明太祖三途並用未嘗不至當國爲名臣無何而漸廢者何也知保舉之當復不知考試

鳴鶴堂文集

卷一

二

之相須知保舉考試之並行不知保舉考試之相爲後先出於一途也今欲復保舉則庶幾一其途於保舉而後之以考試可乎竊嘗擬保舉之法有三而考試積焉一日崇師儒以澄其源一日定辟署以練其用一日嚴保任以杜其姦何以言之人材出於學校教官者儲材之根本也宜精其選優其秩以大其責成教士之法宜倣胡瑗湖學科條而實肆之更須得人如瑗者爲國學祭酒以先天下而士之保舉卽以責成教官凡肆之以業卽試之以能故知弟莫若師以其試之者久也士有

鳴鶴堂文集

卷一

三

碩德奇才篤學卓爾不群者教官特舉而升諸祭酒祭酒試而升諸朝次則舉而試補各衙門吏以漸升朝國學保舉責成祭酒畧如教官例所謂崇師儒以澄其源者此也顧人材不出於學校則術不端不試之吏事則才不練後世薄吏吏益自薄明以黜生充吏宜其不屑爲也竊謂吏以佐治宜優其禮而用學校優援之士在內部寺或取諸國學或取諸外吏升補在外府州縣皆取諸學校其材德出衆者在內則本官特舉升朝在外則本官特舉而升諸吏部吏部試而升朝次則升補吏以漸升朝凡有保舉之責者先之以辟署既試其能又其守保舉可以無悞矣所謂定辟署以練其用者此也於是天下之士出身惟保舉一途或由學校特舉或由學校試補吏所在衙門印官舉而保舉凡三科曰德行曰才能曰文學每科各分條件德行則稱其某德以某事爲據才能文學則稱其長於某件以某件爲試保其德行而所稱不實或他行有虧爲人所摘發者保其才能而所稱不稱者保其文學而詞理踈謬者若才能文學或大行有虧者若三科任職後坐贓污者舉主皆